

垄上评诗

蛰伏在时代背影下的乡土叙事

——略论铁舟诗歌的当代性

□ 王经砺

文学艺术的本质有五重内核:意识形态本质、认识本质、社会实践本质、特殊生产本质、审美掌握本质。艺术掌握世界的方式,也就是艺术地认识、反映、体验和改造世界的特殊方式。60年代末出生的诗人铁舟,30多年来,徘徊在乡村与都市、传统与现代、解构与建构、传承与超越中深度自省,以其思想的深度和情感的浓度,把握时代脉搏,紧贴生活肌理,沉潜于俗世烟火,感悟先声、触痛痛点、书写慈悲,在在不断打破庸常生活的樊篱、打磨生活的灵光、找寻生命的意义、探寻对世界的艺术掌握方式中,经营属于他个性诗意的栖居。

精神原乡——诗意栖居的出发地

每一个诗人或每一个作家,都有一个精神的原乡,这就是他们文学梦想的原初出发点。对铁舟而言,这个地方就是郑家铺——鄂西南边陲小镇,地处湘鄂西交界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。郑家铺,囊括了中国乡村所有的神韵韵味和人文风物,是铁舟的精神原乡。以此为圆心,诗人的精神空间不断向外拓展延伸,向更广阔的领域和时空辐射。苦竹坪、甘泉、金钟、皂角,至于暖水街、河沙湾、卸甲坪、华子咀、宝塔湾、航空路、海子湖、江津路、纪山寺、熊家家……。紧随着这些地理标识的位移,诗人如一只蛰伏的蜂,用一张流血的纸、一支流血的笔,在这片土地上酝酿蜜意与芬芳。他把浓郁的乡愁,密集的沉思,无限的豪迈与激越嵌入这些地名里,用理性的精神光芒穿越乡野、穿越丘陵、穿越河流、穿越都市丛林,贴近世俗、直击荒荒、直抵灵魂。郑家铺,始终是他滋养灵魂与积蓄创作激情的原乡,这里是蓄养他文学精神元气的地方,也是他诗歌构思的原点,透视所有日常的瞭望塔。从他诗中的意象和场景呈现及回溯来看,随时皆可触摸到郑家铺的影子。他的诗集《松针上有蜜》中,所写的松树,正是生长在郑家铺千山万壑间的一种再普通不过的树。而蜜,某种程度上正是他对苦难经历乃至庸常岁月反刍咀嚼之后的回甘。正如他写道:“私密的事,大多记忆犹新/直到今天,我才知道/小时候上

山放羊,偷吃的/那些松针上白色的东西/不是鸟屎/这纠缠多年的羞耻/曾带给我贫穷的童年/无穷的隐秘的满足与甜蜜。”这是他对故乡的精神皈依,是时代语境下的价值回溯与重构,也是对人生价值追求与反思的终极定位。

时代语境——终极关怀的视域阔

作为“准70后”,铁舟经历过当代社会两个世纪重要历史时段,见证过乡村、城市、体制、时代之变。他从乡村阡陌步入城市街区,在一次次完成位置、身份、角色转换中,俯瞰城乡巨变,思想情感嬗变、社会价值观念变迁。他始终秉持对时代变革与环境变迁的敏感,始终关注文化的濡化、涵化与社会化,自觉形成文化适应,以诗回应现实。文以情志为先。他的诗叙事性极强,但情志的潜流涌动,把生命的感性与深层审美体验融为一体,只要找准一个切入点,就会立刻把你带入他所关注的事物之中,由表及里,由浅入深,一步步让你进入事物的核心,而这个核心也是他的思想和情感到达的终点。而这个切入点,其实就是他一以贯之的思考的焦点——时代语境。他在叙述、还原、呈现中游刃有余,不动声色地把当下、在场、疼痛的诗学主张融入词语,把灵感与激情冷静地隐藏在一行行一段段文字背后。他始终没有脱离他所处的时代语境,始终秉持乡土叙事的本真性,葆有对城乡巨变带给人们新的精神与物质体验,将时空位移和生活幻化后的疏离感表达得淋漓尽致。再如《需要一场雪》:“这个世界已经太黑/需要一场雪来漂白/人世间有太多陷阱/需要一场雪来粉饰太平/我活得太虚伪/需要一场雪来帮我完成/自欺与欺人/我们都太脏/需要一场雪来掩埋。”他善于

精密地表达生活现场,醉心于淬炼时代与价值之变,把读者和观众带到岁月的风口,感悟尘世的洞见与亮光,遇见未知的自己。《元旦登宜都界山岭有感》:“最先登上山顶的人/也许最后下山离去/山顶之上,还有山顶/而我只心痛半山坡上/那些零落的橘子/做梦都想向上爬……”

解构日常——叙写把控的关键词

诗歌关注日常生活,是中国文学进入个体化写作思潮的重要转向。它标志着宏大叙事的暂时隐退,但并不代表整体性叙事的失效。诗歌要完成人与生活之间“互塑”的改造、搏斗乃至诗意、浪漫、演绎。铁舟擅长截取极具质感饱含烟火气息的生活意象,善于捕捉大时代与典型环境中的敏锐细节,运用高度简洁凝练的词语,把厚重严肃深沉的主题用诗意呈现,使人回归生活的本质,感悟有质感的现实,通过反思历史、反思现实、反思人性,把握当下与未来。铁舟诗歌特点集中在一个“真”字,真实、真切、真挚,虽然叙事平实,但彰显的都是真性情,呈现自然,但最超凡入圣,最能触及灵魂。铁舟一直秉持“当下、疼痛、在场”的诗歌理念,坚持敬畏、敏感、坚硬、细微、浅白、叙事、呈现等写作标准,保持审美贯性,勤奋执着地打捞日常的生活诗意。他善于在对地方性生活中集中呈现中,蕴藉着地方性知识对人的观念制约,对个体生活遭遇的生活磨砺的经历表达。他严肃精妙地审视日常庸常,这正是考验其面对生活之神和命运之神之囚禁,人可能激发出对乃至救赎的生活哲学和生命活力的情调场域,对人在生活之流的自然顺势当中的隐秘变异,是对人性与人心的多面性、可塑性、深邃性、恒久性乃至超越性的深刻而形象的洞悉,对日常生活中的爱恨情仇、悲欢离合、荒诞不经、自信信仰等的言说,展现其独特而丰富的生活哲学。他像一只穿行于世间的大鸟,飞翔在独立的精神时空,俯瞰这个多情世界,以自己认识世界的样式和反映世界的形式,触摸生活、抚慰苍生、触动灵魂。

书香一瓣

承载哲理的黑白

□ 赵隼飞

《骆驼祥子》是老舍的代表作之一,小说讲述了主人公祥子人生中的三起三落,见证了他从一个自信的青年变成灰心丧气的行尸走肉。令人惊奇的是老舍的笔触下,用象征不同意义的黑白色彩来承载故事的哲理。

黑白,是身处绝境的黑,和希望带来光明的白。祥子辛苦攒钱买的黄包车被抢走,寂夜中他心灰意冷,四周一片漆黑,心中似波动的黑海。突然他想到可以拿自己牵的三只骆驼卖掉去重新换一辆车,瞬间燃起了希望,黎明驱赶走了黑暗,他看到了太阳。就如他说的“四外由一致的漆黑,渐渐能分出深浅……现在他自由地走着路,越走越光明。”曾经所有的努力都化为乌有,三只骆驼就是盏希望的明灯,漆黑一片的世界因为心里的希望迎来了光明。

黑白,是人生际遇的黑暗,和向往安逸幸福的白。祥子好不容易存的一点钱都被孙侦探敲诈,他走在路上,只想大哭一场。“雪巴下了寸多厚,祥子低着头走。处处洁白,只有他的身后留着些大黑脚印。”回首前路,四周一片洁白的安详平静,独他经历的那些痛苦,车被抢,车被偷,和虎妞在一起,这每一步都化为了深深陷进去的一串黑脚印,在每一个洞中,都有他孤寂和苍凉的经历。谁都渴求洁白无暇的人生,只是世事无常,总有低谷的黑脚印伴随。

黑白,是晦暗堕落角落的黑,和勤劳善良的白。曾经在车厂里,只有祥子手不闲着,院子门口永远干干净净。经历了人生起落后,他开始随波逐流,迷上吸烟卷,只要有一天的活命钱,就不再往外拉车。曾经,祥子为自己与众不同自豪,如今他在黑暗中丢弃了自己,反而觉得舒服,别人也看他顺眼——“老鸨是一边黑的,他不希望独自成为白毛的。”原本心灵活白老实的青年,最终变成一个失去灵魂的懒汉,人格彻底堕落黑暗深渊。

每个人会遇到那样多的黑与白,就如祥子经历车被抢的黑和骆驼带来希望的白,身处低谷中的黑和四周一片安详刺眼的白,懒偷懒窃的黑和满心上进不甘的白。分辨黑白虽易,苦想“黑”向“白”,往往都需要明智的头脑和一颗坚守的心。

《记一忘三二》是李娟三十多篇以“记”为题的随笔,记录了时光流逝中的那些琐碎日常。书中她写道:“我失去过很多朋友,但从不得觉得可惜。既然渐渐发现了分歧,有了争吵,有了误解,再交往也是无益。”朋友之间缘分尽了,相互抓不住了,放手也未尝不可。在《野猫记》一篇中,李娟这样看待那些看似“没良心”的野猫:“如今目送它孤独而坚定地越走越远,微微失落后会总会大口一口气,心里说:谢谢你变得和我毫无关系。”我惊叹她的这份豁达与勇敢,更感慨她背后的这股坚强。人生本过客,何须千千结。有些事,有些人只能陪你走一段路,剩下的人生终究要一个人走完。面对生命长河中的这些聚散离合,李娟始终保持这样的淡然心性,那不是冷漠而是坚强。

看到一段朗诵视频是汪国真《生命的列车》,不禁让人思绪万千。“人生一世,就好比是一次搭车旅行,要经历无数次上车、下车……”每个人来到人间,就开启了属于自己的人生旅途。父母、兄弟姐妹、亲朋好友、亲密爱人都是这趟列车上的人,他们总会在某个车站下车。“留下我们,孤独无助。他们的爱、他们的情、他们不可替代的陪伴,再也无从寻找。”我总会忍不住忧伤,汪国真老先生又告诉我们:“没关系。旅途充满挑战、梦想、希望、离别……就是不能回头。”天地万物皆为过客,我们匆匆来去又匆匆而去,不晓来路亦不知归途,只得一路向前别回头。

往来自过客,我们这一生总要学会坚强地面对生命中的得与失。记得刚上高中开学第一个月,我哭了很久。因为和一起长大的小伙伴分开了,妈妈看我整个人都提不起精神,给我写了封信,印象最深的就是这句:“成长就是学会接受,接受失去,一个人也能拥有前进的力量。”后来慢慢地,我打开内心,在新学校也交到了知心的朋友。人越长大就越明白,一个人向前的同时也是失去的过程,分道扬镳乃是人间常态。“即便是在人生的海里面遭遇一场大雨,浑身湿透,也依然拥有前行的力量。我们每个人都曾是往事的幸存者,最终学会的,都是如何与自己相处。”前行的道路始终伴随着一个人的孤独,我们逐步理解并且慢慢适应这一切。

李白有诗云:“夫天地者,万物之逆旅也;光阴者,百代之过客也。”生活在无声地继续,生命的列车在不断进步。往事如烟,岁月似梦,一路迷茫一路成长。



一程山水一程人

□ 李雷



身处余闲,乐享清欢

□ 鞠华

梁实秋的《快乐就是哈哈哈哈哈》,有这么一句哈:人在有闲的时候才最像是一个人。所谓闲暇,不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之谓,是免于蚂蚁、蜜蜂般的工作之谓。梁实秋每天写作、翻译之外,会泡上一壶清茶,在泡茶的过程中,看着茶叶在水中起伏、舒展,在满室茶香中体会一份悠然娴静;他也能在睡觉的时候,从容地和蚊子苍蝇周旋,悠闲地观察苍蝇骚扰睡梦中的妻子的一举一动,真可称得上“浮生偷闲第一人”。但我们绝大多数人终是要每天为生活奔波忙碌,所以像梁实秋那样,学会给自己一点闲工夫,给身体一份休息,给大脑一点缓冲,才能感悟到生活的可爱与乐趣。

《去有风的地方》里的许红豆,在酒店前台当了十几年的大堂经理,每天像一个齿轮一样不停地运转。直到闺蜜突然离世,自己的身体也亮起红灯,她独自一人来到云南大理的“有风小院”,过了三个月闲逛、跑步、读书的生活。她去马场看小马驹出生,小马驹晃悠悠站起来的那一刻,许红豆眼眶红了,长久以来积压在心中的情感也慢慢得到了释放。在苍山洱海和有风小院的陪伴下,许红豆逐渐治愈了身体和心灵上的创伤,重新找回了生活的意义和价值。

在忙碌的生活中,我们往往忽视了自我和生活的本质。沈复曾经说过:“旦得一日之闲,可抵十年尘梦。”虽然沈复和芸娘布衣蔬食、日子清寒,依然给自己找出闲暇时间将日子过得意趣盎然。菜花盛开之际,沈复约友人踏青赏花,芸娘以百钱雇一馄饨担子,锅、灶具备,芸娘提前备好小菜,到时下锅,并且带一个砂罐煎茶,一行人喝酒赏花饮茶,玩得十分尽兴。给生活闲情,才会有兴致过野趣的生活。夏日荷花初开时,芸用小纱囊撮茶叶少许放在花心,第二天早上取出,用泉水冲点,香气韵味绝佳。芸娘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无论生活如何困顿、疲倦,也能偷出一点“闲”,给琐碎日常带来一丝惊喜,给阴霾日子带来一缕阳光。

张潮在《幽梦影》中写道:“能闲世人之所忙者,方能忙世人之所闲,闲则能读书,闲则能游名胜,闲则能交友,闲则能著书。”如果不能避免生活的繁忙,也要拥有清闲的心态,学会偷得浮生一点“闲”,乐享生活的清欢。



脱与不脱:在情感塔上晾晒长衫

——邹林诗歌印象谈

□ 杨维松

读湖北诗人邹林的书《红与蓝》感觉他将文学技巧点进了词语的穴位,在脆弱与顽强中把感性放大,把理性存于想象,让一种磁性的引力盛开春天的花朵,稀释长衫脱与不脱的冲突感,这正是我喜欢的。

作为文人象征的长衫,脱与不脱,在文学作品中有典型的人物,如孔乙己是“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”,范进“抱着鸡,手里插个草标”去集市叫卖。时至今日,长衫的脱与不脱仍然徘徊着文学作者的灵魂。作为放过牛、务过农、挖过煤、服过兵役、当过保安的邹林,是一个在脱与不脱间体力不支的求职者,更是一个拒绝缘由的叩问者。他认为“诗本身穿脱,诗是情感坚起的一块正义之碑//在这块碑前,只有淡如水的君子才能看见它价值。只有把诗当武器,与/那毒对决者,才配拥有”(《淡如水》)。谈他的诗,能感受到其内心的波澜是有痛感的,他的愁绪来自本身和苦难的结痂,如“伤痛在身上留下疤痕,里面的故事/餐竹难书”(《回忆》)。“母亲,你用一个包袱给我/我时常来跪跪,来看看你的荒凉/一堆黄土寂静”(《这一生没喊过一声妈》)。当这些疼痛如美学幻影砸在他心头,打开笔尖,墨汁就开始惯性般流淌。然而,没有温暖、在寒风中生成的那份耐力所带来的情绪的律动是沉重的,不亚于一架独弦琴

的凄婉。

对邹林而言,诗歌是黑暗与贫乏间的精神支柱,是他唯一的温暖、痛楚的药剂、旅途的落脚点,直抵诗情的核心。他在脱与不脱的拷问下不得不跳进生活的纵深处,拉出疼痛的经纬度,“兄弟,累了吧/从贫困的乡下出来淘金,讨生活/讨那条生存之路”(《睡在大街上的民工》)。两难间,他又想“跟困局商量,如何突围/受困于自身,打不响的枪支落在/壕沟里”(《如何突围》)。他再次钻进时间的夹缝,寻找那株绿出地面的萌芽,“一阵剧痛,眼泪和汗都出来了/忍住叫喊,继续走/前面是阳春三月”(《迟到的春天》),在狭隘与豁达的界面不断摩擦,不断连接天边的水潭以解渴眼前的干涸。

面对生活的疼痛,邹林总是喜欢露出那身硬于他人的鳞片,极力拆解大众化的逢场性场景。他是“一滴蓝,外层的晶莹照亮黑暗/内核的力量搅动磐石”(《一滴蓝》);同时,他又是一块石头/在霜雪中固守,在雨中静候,在寒夜中挺立”(《在一场雨中修禅》);他还是“被黑暗中放生的黎明,露出笑脸/它携带的梦想藏有众生所需的光、温度/和前行的方向”(《被黑暗中放生的黎明》)。他的诗像刀口利刃,不停解剖生活的细胞,那挥舞的刀锋所呈现的语言力量如厨子切肉,那种心境与指向有着狩猎般的深入,其意义远大于脚脚我的

哑巴。

邹林的诗很注重锤炼语言的辽阔和意境的清晰度,然而语言与意境的炼炉,在他的诗中又是无痕的。他把飘渺与具象放在情感塔上晾晒,那种从缝隙流下的痛感,时刻在文字里扭动。如“我站在黄昏,看夕阳落下一只从黑暗里飞出的跳虫猛地扎进我的彷徨”(《深秋的这个时候》)。“山川、河流、草木/它们纯粹、洁净、干脆,有泥土足够/它们无欲、不贪,有片阳光足够”(《社会很单纯复杂的人是人》)……这些无处不在的事物在他笔尖闪电般演化,然后进入词语的宇宙,强烈的表现欲与理性的隐喻,在语言营造意境过程中呈现出一些朦胧及风景清晰的照片,让人舒畅、震撼、共鸣和身临其境。

读邹林的书《红与蓝》,他像是在浮躁与急切中啃完桑叶,被丝线缠绕而渴望突围的蚕,光溜溜赤条条的身子,连一粒纽扣都没有;又像是一条深潭里的鲫鱼,搅动的水花都那么凛冽的。思考与抒写带来的快感,是他不断勇于前行的利器。他崇尚精彩,但不追逐星光,所以一边向上,一边向下,把写作与审美铺在一个风景之外的崖边,一种危险的鞭挞和责任感的直冲,让诗歌质化成一把铲子,积极施救那块被强制掘荒的精神薄田。

读书笔记

山野漆树表心志

□ 许永强

《诗经·秦风·车邻》:“既有漆,既有栗”,友人欢聚作乐,门前高坡上栽着漆树,洼地里生长着茂盛的板栗。《诗经》中,漆和椒树、泡桐、梓树都是重要的树种。涉及漆树的诗句还有《国风·定之方中》中“树之榛栗,梓桐梓漆”,《国风·山有枢》中“山有漆,隰有栗”等诗句。

漆树原产中国,别名山漆,漆树科漆树属落叶乔木。每年的5-6月开花,为黄绿色,圆锥花序。7-10月结果,为椭圆形,外果皮呈黄色,成熟以后它会裂开,中果皮呈蜡质,具有树脂道条纹,果核棕色,果实比较坚硬。漆树全身是宝,漆木能做乐器、家具、装饰材料,种仁可榨油,果可制作甘油、油墨、肥皂等。漆液是天然树脂涂料,素有“涂料之王”的美誉。

我国先民对漆的认识和利用的历史,非常悠久。漆树因外皮损伤会分泌乳汁,并结膜,这一现象被先民觉察和认识。考古界在距今六七千年的河姆渡遗址发掘了一只漆木碗,化学成分为天然生漆。《山海经·西经》记载:“英萸之山,上多漆木。”可见先秦秦岭一带分布很多野生漆树。春秋时期,漆树得到社会的极大重视,出现了成片种植漆树的漆园,并设有专门的管理机构,庄子年轻时就曾在宋国蒙地当过管理漆园的小吏。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:“陈夏千亩漆……皆与千户侯等。”说明到西汉时,已有大面积的种植漆,是社会财富和地位的象征。此后,历经二千多年,我国的漆业达到顶峰,产生了与漆树有关的栽培技术、割树取漆、漆器工艺、漆画

艺术丰富多彩的漆文化。成书于明代的《髹饰录》,是我国古代唯一传世的漆艺专著。该书记载了漆器制造方法、原料、工具及漆工禁忌,将漆器分为14类101个品种,在我国漆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地位。如今,生漆是我国传统出口商品,素以“国漆”著称。湖北的志填漆、竹溪漆,陕西的安康漆,重庆的城口漆,贵州的毕节漆为五大名漆,驰名中外,畅销国际市场。

我国古代精美漆器稀缺昂贵,且色泽肃穆庄重又神秘威严,被皇家及贵族作为礼器用在祭祀、征伐、宴飨等活动中,彰显使用者身份、地位和权力。《韩非子·十过》:“龙祥天下,虞舜受之,作为食器,斩山木而材之,削椽修之迹,流漆墨其上,输之于宫以食器……舜葬天下而传之于禹,禹作为祭器,墨染其外,而未画其内……”这是漆器作为礼器最早的文字记载。唐代漆器工艺超越前代,镂刻鏤凿,精妙绝伦。从河南以及陕西扶风法门寺出土的秘色瓷瓶脱漆碗看,其工艺精湛,富丽堂皇,光彩夺目,是我国古代金银脱漆工艺的最高成就。明清时期漆器进入全盛时期,除官督漆坊外,民间制漆中心兴起,如苏州雕漆、扬州漆镶嵌、福州脱胎漆等,手法有金漆、描金、彩漆、填漆、戗金、堆起,识纹描金、螺钿、百宝镶嵌等,髹饰工艺达到一个高峰。

漆画起源于商周,一直传承至今。传统漆画是指古人根据不同漆器形状,在漆棺、漆衣箱、漆奩、漆盒、漆乐器上描绘装饰性绘画。我国考古出土的一些漆器上漆画非常精美,反映了当时高

超的漆画技艺。《迎宾出行图》是我国现存最早、保存完好的一幅漆画。这幅战国时期楚国一个漆奩上的环带形画幅,运用线条平涂手法,使众多人物组成了一幅色彩丰富、富有立体感画面。

与漆树相关的诗句很多。唐代杜甫的“漆有用而割,膏以明自煎”,漆因为有用,人们在取它时,漆树就会遭到切割,油脂可以照明,燃烧时它自身必然会消融。借漆树警示和谴责趁灾附势之徒;唐代柳宗元的“却学张敖樊侯,种漆南园待成器”,用汉代樊重侯种漆树的典故,表达自己已被贬万里仍不空度流年的志向。唐代诗人王维隐居终南山作《漆园》曰:“古人非傲吏,自阙经事务。偶寄一微官,妄安数株树”,漆园已然成为诗人隐居山林的幻镜。唐诗中还有刘禹锡的“瑶坛被漆,宝树攒珊瑚”,贯休的“洞水仙居共,窗风漆树寒”等。宋代梅尧臣的“听漆高崖畔,千箭不一盈”,陆游的“象箸与玉杯,漆器实其由”,孔武仲的“带露葵花贮漆盘,周遭仍簇小鸡冠”,苏轼的“双颊凝酥发抹漆,眼光入帘珠的皪”,都是借漆或漆器表明心志的诗歌。

与漆有关的成语典故、历史传说也很有意思。比如女婿把不孝敬父母的“漆”变成树,用“漆”流涂饰工具,流传千百年,以示对不孝子惩戒、惩罚;出自《史记》中的如胶似漆,将胶与漆结合引申人之间的感情亲密无间,以及秦二世“欲漆其城”的典故,如今已成为笑谈。